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想起海明威

□李國文

海明威，是人所共知的硬漢了。讀過《老人與海》的讀者，通常會把他和作品中那個與鯊魚作殊死戰的桑地雅哥等同起來。

因為他是一位強者，一位文學的強者，一位奔赴世界各地，總處於第一線的記者、作家、戰士。其實，再強的強者，年齡也會一天天的老起來。也許他永遠不想知道自己已在老的事實，也許在他這樣強者的辭典裡，壓根兒就沒有老的概念。所以，在這樣良好的自我感覺下，他一生會經毫不疲倦地結過四次婚，其中三位的年齡都大大小於他。說他是一位愛娶少婦的文學大師，這個評價大抵是不會錯的。如果說，《老人與海》的主人公桑地雅哥在海上，是與鯊魚搏鬥的話，那麼，這位文學大師的一生，至少要用很多力氣對付他身邊的這一個和那一個，或者，這兩個和那兩個少婦。我想，那些少婦大概比鯊魚，要更難招架些。

一九五九年，已屆花甲之年的他，也是因不堪疾病纏磨最後開槍自殺的前兩年，還傾心一位十九歲的一家比利時新聞社的特約記者瓦萊莉·丹比一史密斯，並動過娶她的念頭。他的第四位太太瑪麗·韋爾什，只好委屈自己，接受丈夫這種令她難堪的安排。忍受這位更年輕的姑娘，成為海明威月薪二百五十美元的親密助手，成為第三者，在她和他之間存在，夾雜在家庭生活之中。雖然她對這位比自己更少婦的少婦，感到「令人討厭、醜惡和痛苦」，但瑪麗·韋爾什硬是下決定心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也要賴著不走，要守在這個家庭裡，絕不撤退。這種「三個早餐盤子，三件晾在繩子上的濕浴衣，三輛自行車」式的狀況，在海明威與第二個太太，那位富家女哈德羅共同生活期間，就曾經發生過。

所以，這位自以為雄風不減，金槍不倒的海明威，居然信口開河地「告訴查爾斯（巴克）·蘭漢姆將軍，經過一段時間的冷落，安撫瑪麗·韋爾什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因為「前一天晚上已經對她灌漑達四次」。海明威死後，蘭漢姆將軍偶然間向那第四位太太瑪麗·韋爾什求證這個問題，她嘆息著說：「那要是真的該多好！」（據保羅·約翰遜的《知識分子》）

讀到這裡，我突然覺得在古巴寓居的海明威

，最後飲彈自殺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恐怕是這個硬漢，終於不得不承認自己老了。顯然，他接受不了事實，於是，他用硬漢的手段，結束了生命。

這位偉大的作家不明白，老是一種必然，也是一門學問。人過花甲，應該追求一種成熟的美。進入古稀之年，更應該體現出一種智慧的美。但實際上，要做到這種程度，又是談何容易。所以，最難得者；六十歲時清醒，七十歲時更清醒，八十歲時徹底清醒，那就達到上善若水的至美境界了。但通常情況下，即或不是早老性痴呆症，六十歲時開始糊塗，七十歲時更加糊塗，八十歲時完全糊塗，也是大有人在的。

不要怕被人遺忘；不要怕受到冷落；不要不識時務地拋頭露面，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；

不要怕失去講話機會，偏要說一些令人反感的屁話；

不要怕後來人否定自己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這是必然的真理；

不要當九斤老太，就自己空前絕後，誰也看不進眼裡，做出失態舉止；



中年的海明威

更不要躲在自己的閣樓裡，用嫉恨的目光，詛咒這個世界，那就是絕對的混賬了。

回到文學這個話題上，也是同樣道理，作家的清醒，或許更為重要。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，除極少數的大師外，誰也不可能永遠風光。檢閱文學史，作家詩人，長壽者衆，但還能堅持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並不多的。學到老，寫到老，有這種可能。但寫到老，還寫得好，那是十分稀有的現象。我們知道，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斯坦貝克，最後江郎才盡，寫出來的作品，竟到了令人不忍卒讀的程度。美人難奈遲暮，英雄老境頹唐，作家也不例外，都會有在創作上老態龍鍾這一天的。

我們也看到並領教過的，個別作家，一旦到了寫不出什麼作品的時候，便像婦女失去生育能力，進入更年期，開始不安生地折騰了。折騰自己不算，還要折騰別人。這種折騰，便表現在文學的嫉妒上。諸如嫉妒來日方長的年輕人；諸如指責年輕人的變革嘗試，諸如反感文學上出現的一切新鮮事物……老不是罪過，老而不達，一飯三遺矢，則讓晚輩討厭了。因為年齡不是資本，可以對後來者做一個永遠的教師爺。

在荒塚上，毛色蒼黃的老狼，總是離群而去，孑然獨行。而在熱帶雨林中的大象，最後的結局，是不知所終。所以，俄羅斯的文學大師托爾斯泰，已經是風燭殘年，還要在一個風雪夜裡獨自出走。也許，他希望自己像叢林中的大象一樣，大概打算從這個世界消失吧？我一直是如此付度的。

文學是一代代承接下來的事業，在我們的前面，有過前人；在我們的後面，還會有後人。我們做過了我們應做和能做的事，我們走過了我們應走和能走的路，老是再自然不過的，坦然面對，相信未來，便是自己的座右銘了。

我一直覺得日本一個大作家，川端康成在他作品《臨終的眼》裡說的話，是值得牢牢记取的。他說：「我以為藝術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來的。先祖的血脈經過幾代人繼承下來，才能綻開一朵花。」

當想到這朵花裡，有自己曾經盡過的一份心力，老又何足畏哉？



圓明園

□舒慧

二〇〇四年八月的北京，熱得如火。要舒適地度過一個下午，最好不過是躲在酒店的咖啡廳，喝杯清涼透心的冰凍咖啡。要不，靠著昆明湖畔的長廊，在柳蔭下任閃動金暉的一潭碧水催眠，也是一件樂事。可惜我這次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不足三天，而且，這種誘人的閒情逸致，已經在北海公園享受過；難得從香港老遠的來一趟，總不能把時間都「浪費」了吧？

朋友們常說，北京的景點很多，來一趟是走不完的。天安門，我到過了，故宮、景山、北海，我到過了，天壇、地壇，我也到過了，那個大得花一整天時間也走不完的頤和園，我也總算到過了。但沒到過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。在長城與圓明園這兩處首選之間，我選擇了圓明園。

一直以來，我真的很想到一趟圓明園。因為這一座由滿清皇族建於三百年前，融歐洲巴羅克建築風格及中國江南造園藝術為一體的「萬園之園」，一個半世紀以來，埋藏在斷石殘垣中的始終是個神秘故事。乾隆皇帝恩准「引進」的「蓬瀛觀」、「海晏堂」、「方外觀」等西洋樓閣，以及「大水法」等人工噴泉，在那些為「脆」與「不脆」亦爭持不休的英國使者眼中，可能驚為天物。對我來說，這些由意大利教士督造，在中國皇帝行宮中一度輝煌的中西文明藝術結晶，就像謎一樣，帶著神話般的奇妙，帶著無限的吸引。

現在所見的圓明園，是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新修葺。圓明三園，除了西洋樓一帶的斷柱殘垣之外，綺春園、長春園都無可避免地沾上「現代」的印痕。我們從綺春園的朱漆大門悠閒地踏上「英泥」鋪砌的石徑，經過不是用竹建造的「瀟秋竹苑」門樓，跨越一道並不顯眼的不知名小橋，走進一個被鐵柵欄「幽禁」起來的藝術品王國。

午後的太陽，為一堆堆斷石殘柱打上深深的陰影，彷彿刻意去彰顯三百年前能工巧匠的精湛手藝，但無情的歲月，卻讓荒草亂木在那些敗石殘牆之間肆意冒出來，到底是想掩蓋抑或要深化這些傷痕？漫步在廢墟般的橫柱豎樑之間，仿若一個在時間旅程中誤闖禁地的異客，一下子跌進了歷史的深淵。

乾隆盛世之時，是圓明園最興盛的年代。西洋樓內存放了英、法兩國國王「進貢」的傢具、座鐘、掛毯、地毯，還有無數奇珍異寶。可惜到了咸豐一代，竟然守不住祖宗的物業。一百四十年前，法國人在圓明園不但盜取了路易十六贈給乾隆皇帝的禮物，更掠走了不少從來不屬於路易或拿破崙的稀世奇珍；還有那位英國公使伊利近伯爵（Earl of Elgin），竟然沒半點紳士風度，狂牛一怒，把一窩歐洲人也嘆為觀止的「東方凡爾賽宮」付諸一炬！銀杏、梧桐、垂柳、石榴、葡萄、佛手、海棠、玉蘭、牡丹以及桃、杏、桑、柏等奇花異木化為烏有；曾經極度輝煌，如神話般美妙的奇跡，只剩下頹垣敗瓦。百餘年間，先經戰亂，再及人禍，仿如經歷一場未醒轉的歷史殘夢，令人觸目驚心！

「海晏堂」前的噴水銅獸，百年間各散東西。即使以重金「贖」回來的牛、虎、猴、豬，也難以回歸原位。能在原位「岿然不動」的，也許就只有那個不那麼「值錢」，卻讓遊園的孩子們玩得樂不可支的「黃花陣」了！

「黃花陣」，一座乾隆皇帝為自己玩樂而建造的迷宮，今天成了百姓子孫的歡樂天地。「十全老人」當年為自己計算十大功勳的時候，又怎會知道這竟是他的「第十一大功勳」！

夕陽的餘暉，映照著黃花陣外那些不願意再被堆砌起來的塊塊巨石，紅得像燃燒中的烈火。儘管歲月淘洗去百年前被「洋風」熏黑了的容易，但斷裂的軀幹卻永遠留下恥辱的傷痕。乾隆皇帝若泉下有知，呵斥吏人「番蠻」的同時，一定會重處罰那個既無德亦無能的曾孫！試問，將祖宗家業如此敗亡，咸豐皇帝在熱河「大行」之後，有何顏面去見曾祖父？又有何顏面去見愛新覺羅家族歷代祖先？

忽然，陣陣喧嘩將我從難以名狀的悲憤、惆悵、落寞中驚醒。一群穿著同一款式校服的小學生正爭先恐後地從「黃花陣」中湧出，向着一位吹響哨子的少女那邊跑過去。孩子們在少女跟前排成兩列，再像軍人一般大聲「報數」。看他們的架勢，長大後必能成為保家衛國的軍人。那位少女看來就是這些小學生的老師。她像「統帥」般向兩列「小兵」訓話。沉重的內容與她還帶稚氣的臉龐似乎不大相稱，但那些年紀比她小一大截的十幾歲童都聽得聚精會神。對孩子們來說，老師所說的故事就像這個園中的大迷宮那麼複雜，但事實存在的斷石殘柱卻可以為他們解答謎團。

複雜的落日，送別遊園的過客。一片蒼茫寂寥中，圓明園遺址的黃昏更顯傷懷。一堆堆望不到盡頭的殘牆斷柱，一塊塊凌亂破碎的漢白玉石，就如一片片失落難圓的夢碎，一頁頁發人深省的歷史。

當年圓明園的火光，今日巴格達的確煙，全部都是因為一個「理直氣壯」的藉口！綿亘古今的「真理」是，「正義」永遠在強者一方！

圓明園，就讓它繼續以這個狀態存在於世吧！這一頁以三維狀態存在的中國近代史，記錄了中西文化的融和與衝突，記錄了滿清朝廷統治者的睿智與無知；是對任何不尊重藝術的「復仇者」的譴責，也是對中華後裔的一種警醒。

仰望父親

□楊永可

鄉村的阡陌如繩，捆綁著父親的遠走高飛。父親的一生，躬耕墾闢。曬黑了，累瘦了。

父親的歲月清淡瘦削。瘦削的外在，正是他心靈豐腴的反襯。父親瘦削得瘦骨嶙峋，但也風骨嶙峋。

父親的秉性沉默寡言。父親在沉默中，反發出往事潛藏的意蘊。沉默，也許是父親內心最恰切的表達和抒情。他把不便明言或不宜明言的心聲，深埋在心中，猶如岩漿。在風霜的洗禮中，父親沉默成一塊磐石。

皈依土地，沐浴陽光，父親揮汗如雨。一茬茬，鋪陳出遍地碧綠，贏得了匝地金黃。父親的心情，就在斑斕的色彩中，輕歌曼舞。

父親把生命許給了土地，把憧憬栽進了土地。父親長成了田野裡一支金稻穗，心裡收藏了充沛的陽光，靈魂黃澄澄、金燦燦，閃爍著智慧和毅力的光芒。

父親的生肖屬牛，誠如耕牛一樣吃苦耐勞，吃得粗糙，卻把如奶的膏腴，澆沃出如焰如血的春華，孕育出如金似玉的秋實。

即使獨守空寂，父親還頻頻回首繽紛的花影，虔誠的心，依然唱著土地的戀歌。四月雛菊飄香的日子，父親的夢想，在禾苗的盪漾中蕃綠。十月丹楓燃血的日子，父親的

希望，在稻穗的成熟中燦金。歲月如流，父親默默守望企盼，檢點滄桑，俯拾稼穡衍生的詩意。

犁鋤的根，緊繃土地，靈魂卻堅駐於肝脈中。這正是父親生動的寫照。無數像父親一樣的農民，在鄉村演繹著不老的傳奇，產生一種亘古的震撼，也沉積著鄉村神農厚重的底蘊，遠闖著鄉謠的源泉。

燕來雁往，歲月飛翔，在二十四個節氣的輪迴中，在二十四番信風的接棒中，父親為錫印犁痕俏染了生命的本色。

我也如父親一樣清瘦。父親寬慰我——人可瘦，心不可瘦，志不可瘦！有了遠大的心志，方能吃得苦中苦，天塌下來也擎得起。

父親最得意的樂事，就是用彎彎的鐮刀，收割金波，收穫喜悅，網兜希冀。鐮聲鏗鏘的季節，父親罕有的笑聲，也鏗鏘亮麗。父親的笑聲，是最難得的珍品。

我時時把父親仰望成岱嶽上的常青松，永遠保持著茁壯生長的神態。這是我貼近土地、貼近布衣一種精神力量，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陶冶。

父親終究會老去，不會老去的是他可貴的精神。



密歇根湖

□陳方

也許是命運的安排，我的兩次國外留學生活都和著名的大湖聯繫在一起：在貝加爾湖旁，我度過了我的大學時代；十多年後的今天，作為訪問學者的我又與密歇根湖毗鄰而居。

不過，密歇根大學所在的安娜堡並不在湖畔。來到美國後，我始終在惦記著這個賦予我所在的大學和州以名稱的大湖，而「美國第一大湖」、「世界第四大淡水湖」、「大湖區的心臟」等這樣的描述，又在不斷地加重她在我心目中的份量，因此，去拜訪她就成了一件特別自然而又必須去做的事情。

十月中旬是密歇根州最美的季節，我一個週末的下午和幾位朋友一同從安娜堡出發，向北方駛去。縹緲夕陽讓公路兩旁的樹葉顯現出近似透明的繽紛，深秋的密歇根公路，簡直就是一條忽直忽彎、忽寬忽窄的無盡頭的秋葉「隧道」。我們一路向北，奔向期待中的那片湖水。

第二天，我們終於走近了密歇根湖，似乎已經在紅葉的盡頭嗅到了湖水的味道。可是當我們重整精神、準備向湖水出發時，卻發現一片浩瀚的沙丘把我們跟密歇根湖遠遠地隔開了，這就是著名的「睡熊沙丘」（Sleeping Bear Dune）。聽說，要走三個小時才能到湖邊，看看時間、

天色和不短的回程路，我們幾乎要放棄跟密歇根湖的約會了。

偶遇的中國人告訴我們，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密歇根湖的景色，那兒非常美。我們將信將疑地穿過一小段彎曲的公路，來到了「睡熊沙丘」的另一處觀湖入口。

也許隨性的旅行總會給人更多的驚喜，當又一次走上沙丘時，我們驚訝地發現，密歇根湖就在我們腳下！這裡是一片七十五度的陡峭沙丘，向下望去，湖水近在咫尺，它平靜、從容，和想像中的浪花翻滾和波瀾壯闊完全不同。鏡子般的湖面模糊地勾勒出地球的輪廓，一直伸展向不知何處的遠方。

絲毫沒有考慮到沙丘的陡峭，絲毫沒有考慮到回程的艱辛，我們拋卻滿身的疲憊，急切地飛奔到了湖邊。

初秋的湖水已經有些冰冷了，可她並沒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，而是透出一種難以言說的親切，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。雙腳踏進去，清涼的湖水在一瞬間洗刷掉了身上的躁動和疲憊，整個人也變得像這片湖水一樣沉靜。旅行回來之後我才發現，我在湖邊的照片照得很少，也許，靜靜地感受她，凝視她，輕輕地嗅一嗅她略帶腥味的湖水，這是任何照片也無法表達出來的感受。

回首從低處仔細看看綿延的沙丘，覺得它並不怎麼像一頭「睡熊」，據說，它的輪廓是在最近一些年間才發生劇烈變化的。這座沙丘中，還隱藏著一個既傷感又動人的印第安傳說：很久以前，由於一場猛烈的森林大火，一隻熊媽媽帶著自己的兩隻熊寶寶離開威斯康星湖，一路游到密歇根湖畔，它們游了很長時間，小熊寶寶遠遠地落在後面，熊媽媽上岸後，急切地登上湖岸的頂端，等待她的孩子，就在兩隻熊寶寶快要到岸的時候，卻因筋疲力盡而沉入水底。失去了寶貴的熊媽媽並不放棄，一直站在那裡守望，等待……後來，印第安人便在小熊溺水的地方建造了兩座小島，又在岸邊熊媽媽站立的位置堆起一座高高的沙丘，來紀念這個在絕望中一直沒有放棄守望的熊媽媽。我想，沙丘的名字翻譯成「睡熊」是不確切的，它應該是「長眠的熊媽媽」吧，因為，只有長眠於此，她才能永遠地陪伴著她的孩子們，永遠地守候著自己與孩子們相見的希望。沙丘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，這位熊媽媽也默默地守護了二十多個世紀。

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密歇根湖的湖水是那樣平靜，那樣的親切，突然明白沙丘的沙為什麼那樣綿軟細膩——那裡面交融著母親的愛啊！

告別密歇根湖的時候，我從湖水中撿起了幾顆鵝卵石。經過湖水也許是幾千年的沖刷，水中的石子呈現出美妙的圓潤，而且它們都有着特別漂亮的形狀和花紋，也許，它們身上也鑄刻著密歇根湖的某種歷史吧。我想，以後每次見到它們，我都會想起密歇根湖的。

詩二首

克蘭季耶夫斯卡婭—托爾斯泰婭
俞士忱 譯

「不曾命中目標的箭矢已墜下」

不曾命中目標的箭矢已墜下。
我不曾扣響的扳機變得啞啞。
我還活著嗎？我可真正地活過，
抑或至今仍游手好閒地過活——
我既不會敬神，也不會打鬼，
只是發亮的斑點，星星的飛灰
在深淵上的漆黑中忽地閃爍。

「苦艾——草原道路上的豐草」

苦艾——草原道路上的豐草，
你苦澀的莖——比淚水更苦。
教堂的氣息，柔弱而嚴峻。
就這樣，把我捎到更遠處。

我喘不過氣，喝得醉醺醺。
站在落滿黃塵的灌木旁……
噢，俄羅斯的草原的苦澀
這樣的沉寂，這樣的寬廣！……

